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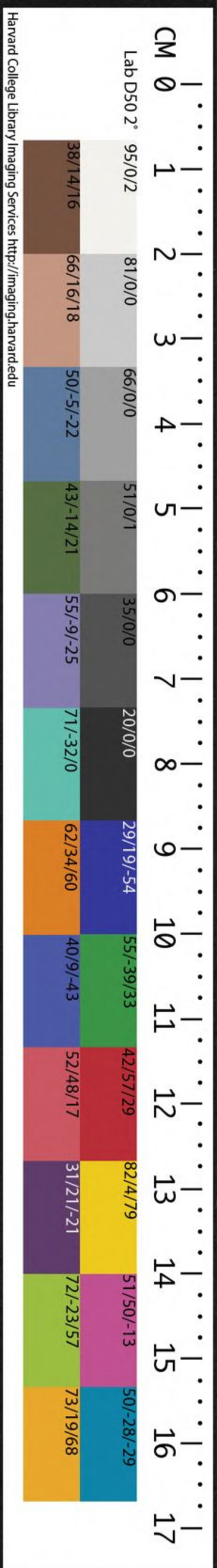
T2512/1279.314b(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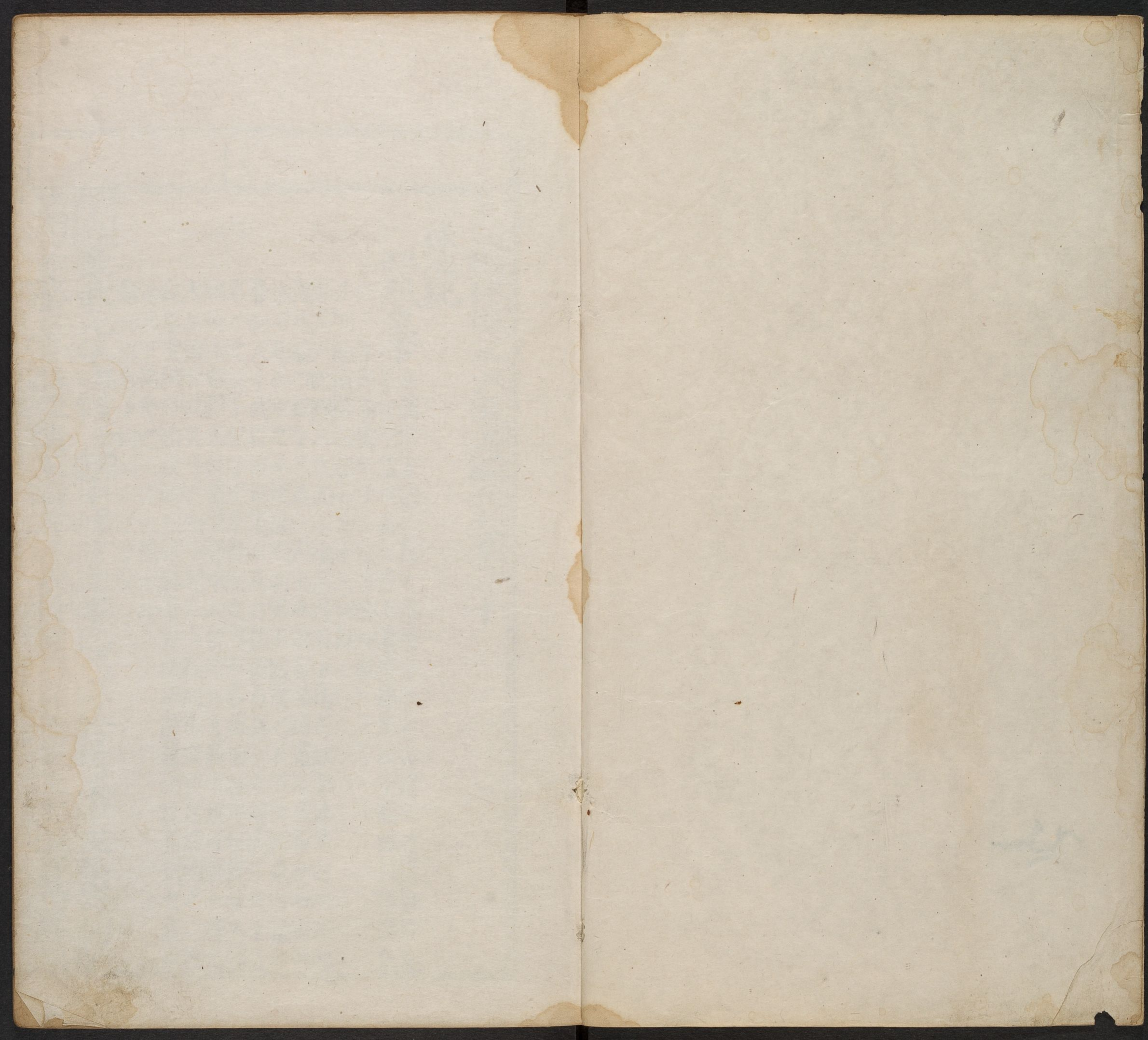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5 1955

51

少
微
通
經
集







重刻翰林校正少微通鑑大全卷之十

○後漢紀

昭烈皇帝

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中興王之後獻帝末

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三葬惠陵按謚

法明德有勞曰昭而有功安民曰烈

遂昌尹氏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

傳祚喻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禍命

脅制天子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因漢之一夫唱義于天下皆

君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

紀三國全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

志年全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

紀年全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

命一天下萬世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

辛丑章武元年

魏黃初而正之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

謚曰孝愍皇帝群臣請王稱尊號費詩諫不宜先立王不悅夏四月郎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岡田真之藏書

帝位於武擔之南

武帝位於武擔之南... 武擔山名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司馬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王德既衰疆大...

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華而正之乃推獎荀或寬宥曹操至謂... 取天下下干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之昭烈不少假借于孔明... 遂昌丹氏曰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

夷狄亦知其所在非奸雄所得而掩蔽也作史者顧不然何居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升合食于太祖也續漢書云三年一祫合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

后子禪為皇太子○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群臣諫者甚眾帝皆不

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

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用殺既過矣又日鞭撻捷兒而

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

州會江州閬州今四川保寧府是臨發其帳下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

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管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氏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糜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也

七月帝自率諸軍擊孫權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八

月孫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

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

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以假中

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矣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蜀各保一

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

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

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

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

受吳降遣大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邢貞至吳吳主出

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

帳下
飛殺

江東將相
非人

趙咨
稱吳之美

自尊大豈以江南衰弱無方寸之刃乎貞郎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季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父下人者也

致堂胡氏曰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亦泰乎夫有志于上猶止于中有志于中而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葉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主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于無事敬待使客覘其顰笑以為憂喜豐儲衛薦賄賂惟恐失色則刑貞目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不曰吳王頗知

吳王
志存

車載
斗量

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不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不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不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林氏曰帝王之事與書生異書生所學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滅秦誅楚所行舉合仁義宋太祖未嘗留意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載諸史策者莫不脗合詩書斯可謂帝王之學也

雪航趙氏曰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子之後父堅初起江東為左軍司馬勇鸞劉果當時鮮有倫者初破黃巾再破董卓乃入洛陽脩諸陵寢足知其忠義之心矣惜乎晚節不全受袁術命擊劉表卒殞于孤矢之下長子策志氣弘邁收父之兵歸并江東開袁術潛號處書絕交又聞袁曹相拒即謀襲許以迎天子其忠義之志可尚矣先需言其天假之以年必能拒操之吮而拊其背使不得逞志于中原以存漢室亦未可知也權籍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勦敵成鼎峙之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

吳王

志存

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乎而乃苟且自圖曹操是漢之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是以綱目于魏書魏主丕于吳書吳主權凡于君臣問答皆書其名寔乃誅奸亂于既死正名分于當時定策于往示勤懲于來世此所以繼復麟而作也權在位三十一年歷亮與休以至于皓淫刑逞虐無道之甚晉兵東下而縛出降晉武帝太康五年皓死于洛陽懷帝永嘉四年劉曜石勒陷各陽孫氏子孫皆為亂兵所殺堅策之祀遂絕矣

壬寅二年

魏黃初三年○吳大帝黃武元五月帝自巫峽建平巫峽在夔州巫山縣西首尾百六十里圖經云巫山十二峯上有神女廟陽雲臺山在縣西北五十步建平縣名今陽州是也連營至夷陵界

吳漢相拒

夷陵今改為夷陵州屬湖廣荊州府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卒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詐也

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揣之必有巧故也揣度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

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事亦嘗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角之諸戎倚之註云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倚謂元其下猶戾鹿之足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

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

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

馬鞍山馬鞍山今在夔州府漢光武時公孫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腹曰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屍骸塞江而下帝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致堂胡氏曰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為吳所禽若不為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

敵逾半卒為晚生新進所困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哉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正字法必能制主上東行

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側革連營七百餘里

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際險阻而為

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已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吳

主侍子不至魏主不怒遂伐之○吳主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吳漢

復通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二年○吳黃武三年○按綱目考

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

賈評蜀難

吳漢復通

諸葛亮受命

之以文德而俟其化則平之不难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

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

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

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帝病

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致堂胡氏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

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于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

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玄德襟度曠豁磊磊落落與孔明

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

之交乎曹操偽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夷放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

暴戾強抗殺人不忌至于病亡子孫滿前啾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

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物以善小而

賢德
可以
服人

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古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改告詳至弘益多矣
帝又為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天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帝城有永安宮昭烈改永安縣白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留李嚴鎮永安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國託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器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魏利且資以避害云爾
蜀山立氏曰按司馬氏資治通鑑凡書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綱目因之蓋以春秋書定公為例也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固不得復繫于昭公定公之立之君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崩與立同在無不可若夫秦漢以來之君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崩與立同在年之中而書其嗣君之元是予之也豈所以示戒乎假令先君之終在于歲首未有事可書然且不可况夫閱月既久事有當書者何以

為治
有體

為稱所言之事其先君乎嗣君乎如此年之書歲首既書曰後王興元年至于四月又書帝崩于永安所謂帝者誰歟故今改正之也此放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武鄉縣名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又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合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涕三日

吳草廬曰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何其知言之忠而不樂于見取知上下之體而不免于自勞至于敵國之窺而慶幸其不久而猶不知自愛亦獨何哉蓋當是時三分割據軍務繁多得失差殊利害不細故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不得自暇自逸如此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亮之志也

諸葛亮時之豪傑

○八月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川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秦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張氏為皇后飛之女也

後皇帝

名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為安樂公以太始七年薨壽六十六按書法

失地之君不書葬

甲辰建興二年

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

鎮許昌

今為許州蜀河南開封府

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

廣陵今揚州是

時江水盛長丕

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丕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乙巳三年

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

丞相亮率眾討雍闓參軍馬謖音速送之亮曰雖

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七月丞相亮至南中

南中即西南夷之中也

所載戰

捷由越嶲入斬雍闓孟獲收闔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

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

今蒙賜觀營陳若抵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謂七縱七禽而亮

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

七禽縱

反

胡氏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閩孟獲乃于益州境內為此不舉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于一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為之兆矣朱子窺其心而義其舉故綱目大書之曰丞相亮南征又曰丞相亮討雍閩斬之遂平四郡

○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沛郡有譙縣魏為譙郡後周改沛國今因之渦水名古禾反在譙縣

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

長江
北限南

以限南北也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五月魏主丕疾篤立廢為太子丙辰召曹真陳

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丁巳丕殂太子獻立

獲山丘氏曰丕既稱帝矣而書其名且以死書何所以戒夫後世之為人臣者一時雖以智力得之其如天道人倫何蓋專論其是非而

不復計其成敗也若夫孫權明帝之以卒書者蓋權位雖竊然非不之父子親北面帝協而奪之也敵雖丕子然承乃父之業非處心積慮而後得者也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

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

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菲薄非微也引喻遠賢以塞忠

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

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先漢
所以
典隆

以敬子通血大全

吳台帝已十一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際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一名若水在蜀出旄牛激外有瘴氣今雋州有瀘南關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蓋指南中諸郡而言也今南方已定矣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駘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得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亮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空行臺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初魏以夏侯楙鎮長安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

群下謀之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

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長安上名秦嶺谷各子午子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

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斜谷即褒谷也在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

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致堂胡氏曰亮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于治國而短于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

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截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順以功其辭急而擊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宋濂斷曰夫延之謀特欲僥倖于樹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樹不即棄城而走或塞險出奇以挫其銳或堅壁清野以拒其師則延帥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哉故亮以為危計其不用之誠是矣

亮身率大軍攻祁山祁山在岷州長道縣南十里戎陳齊整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

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朝野恐懼於

是天水南安安定天水郡名今為秦州屬陝西鞏昌府南安縣名今為廣元縣屬四川保寧府安定漢郡名今為鎮原縣屬

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主叡曰亮阻山為固

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

軍張郃督之西拒亮

仁齋劉氏曰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計賊聲大義于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例書入寇辱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因朱子綱目以昭烈紹漢之統故于孔明與師則改書伐魏而魏兵犯境則改書入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自明矣後皆做此再不重述

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知器異昭烈臨終謂

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

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

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典元府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

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

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

因若平生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

為後圖戎事簡練民亡其敗矣

馬謖 節度

孔明 引咎 責躬

致堂胡氏曰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
水鑑以知則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于蔣琬龐統孔明蓋使詳才
各盡其用而失于馬謖故知人之難克舜猶病也惟不護已
短不虛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王業
不偏
安

○吳主使都陽太守周魴遣人資錢以誘揚州都督曹休言欲以郡降
休率步騎十萬以應魴與陸遜戰於街亭大敗而還○丞相亮聞曹休
敗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
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
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
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
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曹操智謀殊絕於人其用
兵也髮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

成敗
利鈍
非所
逆觀

殆死潼關鳥巢古地名今睢州有巢亭屬河南開封府祁連山名在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城西黎陽縣名在直隸大名府北山未詳
潼關在陝西西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哉臣
安府華陰縣

致堂胡氏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
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况于下乎周公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
天行日運誠不廢健不息而况于下乎周公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
衡有息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畧乎中士雖能尚節儉然下已矣有臺
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則
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于道德則
功名不足以前累其心有志于功名者則富貴無所好者有志于道德則
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
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
漢室未興宴安一隅日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眩相去一間耳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關在陝西鳳陽府寶溪縣即大散關

倉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于方城方城在陝西漢中府沔陽縣

擊亮魏主叡問郃曰遲將軍到待也遲去聲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

入魚殺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師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巴酉七年魏大和二年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尊父堅

為武列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承為皇太子○吳王遷都建業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屬丹陽

本楚邑名曰金陵漢屬丹陽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琬託志忠雅公琬蔣琬字也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二月丞相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魏

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月懿留兵守上邽上邽漢縣

名今陝西鞏昌府秦州餘眾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之

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郃曰彼遠來

公琬忠雅 亮出師初

畏蜀如虎

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困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懿使郃攻無當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冑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漢兵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逐昌尹氏曰司馬懿用兵如神美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然亮之將畧果有大過人者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肆譏評不攻自破矣
朱氏翻曰時亮垂兵遠出糧餉不計懿以銳師大眾乘氣而并禦之猶狼狽如許况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于中原威畧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于居民而莫之問使不施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明矣

木牛
流馬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口治斜谷即閑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武侯出軍至祁山始以木牛

通典註曰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

方股曲脛一投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火特行者數十里

犍行者二百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

牛角細者為牛腹重者為牛脚曲者為牛脚雙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

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尺四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

分左一右同前軸孔方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一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二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三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四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五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六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七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八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九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一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二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三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四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五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分後十六後軸孔五分墨去頭四寸脚中二寸前脚孔七分墨去頭四寸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率大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

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丞相亮至郿郿縣名今屬郿軍於渭水之南

渭水渭河之水也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治水源出渭源縣南谷山流至此

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陝西西安府屬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而西

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風郿縣城在扶亮以前者數出皆

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致堂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于逆擊故

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

境久駐矣或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兩孔明

其庶幾矣或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兩孔明

宋廡漸曰凡兵之處為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于山者必

依山絕谷視坐處高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不

可取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于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若果

日無事可為受中相之辱

司馬懿受中相之辱

諸葛亮食少事煩

○三月魏山平公協薨

班固論曰傳稱昂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八月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

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

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亮遣使者至

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

罰二十已上者皆親覽馬所噉食不至數升覽反懿告人曰諸葛孔明

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致堂胡氏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快勝負為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思正與赤壁之後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拒之者眾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葉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為快于

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備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其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事煩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勝而蜀負雖杜南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勝而蜀負雖杜南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勝而蜀負雖杜南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榮一倅存亡閑馬此時蜀喪元行慘戚而歸魏師歡欣振旅一榮一倅存亡閑馬前日事孔明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而青史所載赫赫若氣激昂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于我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

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

疾其宜也公瑛蔣福復請將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可以繼之

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

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飲軍退不敢偏於

揚儀整軍

公故通鑑卷八十一

死諸葛亮走生仲達○下奇才

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諒曰死諸葛走生仲達認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遂昌尹氏曰孔明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耳受中相婦人之服勢已窮變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義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謂謂不欺孤弱寡孤賴以取人家國者曾大疑之不若也世豈可以成敗論哉人物

賢愚愈忘

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諸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

其身

以愈忘其身者也

陳氏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範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盡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貸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也矣又云連年動衆未成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也矣
王者之佐伊尹之俦也管樂之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則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干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免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社稷之憂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伊尹往來湯禁之有納焉二國不耻以爲未後則爲一己之責同是任也伊尹往來湯放之有納焉二國不耻以爲未後則爲一己之責同是任也伊尹往來湯日為不可勸昭烈伐劉璋而取之不以為後世不以為兄弟分仕三國而後帝不以爲偏果何不可勸昭烈伐劉璋而取之不以為後世不以為兄弟分仕三國而後帝不以爲取信于人哉方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

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能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

南軒張氏贊曰維忠武后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舎方卧南陽

初長水校尉名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疎散快快

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按綱目分註辛亥九年丞相亮攻祁山時

兩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呼亮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既足

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

行于下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可天下有不服者乎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

望漸服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正月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四月以

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

兖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

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

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

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

毀譽者愛惡之原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美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美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法考課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主叡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閔七聖而課試之文不重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天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司馬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于毀譽則愛憎並進而善惡渾殺考之于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本在平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則群下之能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脩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縣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者也事固有非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于唐虞而不行于莫魏曰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馳其末也故

七月皇后張氏崩

己未延熹二年魏景初三年春正月魏主叡寢疾司馬懿入見魏主執

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是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叡

尋殂

孫氏盛曰魏明帝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殘其人君之量如此之稀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國維城之基至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崩悲夫

魏主芳嗣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辛酉四年魏主曹芳正始二年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為昔

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

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

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十分之中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智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

定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

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東伐大傳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汎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十一月帝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宗

鄧艾屯田

曹親

室曹罔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

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疎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

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

廁其間上間字音古竟反隔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

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罔

欲以此論感寤曹爽不能用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

書呂義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僻

佞慧帝憂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

祇代允為侍中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

黃皓用事

通鑑卷之六十一

以覆國

致堂胡氏曰劉禪得象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禪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慙德矣

丙寅九年

魏正始七年秋九月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丁卯十年

魏正始八年魏大將軍奕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

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奕有隙梅疾不與政事

戊辰十一年

魏正始九年五月曹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

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琬

此○十一月

魏大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奕

已巳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魏大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勅其

誅曹奕

言何輅

武庫奏奕與何晏鄧颺丁謚畢執等陰謀反逆於是收奕義訓晏颺

皆下獄

義訓二人曹奕弟也勝李勝也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魏管輅之舅謂輅曰

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筋舉反脉不制肉起立

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

容若稿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魏何晏性自喜粉白不

去手行步顧影充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為清談

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

不可復制焉○魏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秋姜維伐

魏攻雍州

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鄧艾禦之維軍遂還

庚午十三年

魏嘉平二年○吳主立少子亮為太子

辛未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八月魏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

六經聖人糟粕

錄尚書事○十一月曹禘北屯漢壽漢壽縣名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是以陳祗守尚書

令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四月吳王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太

子亮即位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才英人之傑矣故能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于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逸說於行裔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姜維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曹禘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

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禘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伐魏圍狄道狄道縣名屬陝西臨洮府

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夏姜維伐魏○九月魏大將軍師廢其

主芳迎高貴鄉公髦即皇帝位高貴鄉邑名屬大名府魏高貴鄉公髦之子也年十四即位

巳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魏司馬師卒詔以弟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魏賜大將軍昭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袞龍衣也冕冠也赤舄履也赤舄履以承大袞也○舄履也赤舄鈎履以承大袞履下曰舄上有三赤為上也

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秋九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駱谷關名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姜維伐魏

宋燕斷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雖曰連年動衆師出無成然其心在于清漢賊復漢業非有貪戀之私也昔有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愚于姜維亦有取焉但惜其才知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至于降虜也

成實景耀元年魏其露三年○吳景五月魏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吳孫琳廢吳主為會稽王亮後黜為侯迎立瑯琊王休中

也子賈克弒逆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正月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自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允自外入逆與髦戰

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袖戈刺髦殞于車下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使中護軍司馬炎迎常道鄉公璜於常道鄉漢之邑名

安縣璜燕王字之子孫安縣璜燕王字之子孫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

變山立氏曰魏主髦之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允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之以欺世定誅今亦以昭誅書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

為姦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于人心人有之初不以貴賤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齊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之心齊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為人臣僕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為權奸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為哉

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八月大將軍姜維伐魏洮陽洮陽洮陽縣名今全州屬廣西桂林府

鄭文與戰破之○魏譙郡譙郡即譙縣今直隸鳳翔府亳縣是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

而尚奇任俠與陳雷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

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毀瘠也瘠瘦也而至於骨立哀痛之甚故也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鍤也鍤也鍤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放達謂

竹林七賢

士大夫皆

以為

鍾會

也鍾會亦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其踞傲坐伸
其形如箕也鍛小治符氏曰推之而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
已不消故曰小治晉書註嵇康善鍛鉄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街之
史臣曰史譏七賢之放達至于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
特謂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地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
而慎世事者不少也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辭曹
爽之召卻晉武之婚嵇康悟養生之道絕選部之舉此皆名教之所
係不可繫以醉客忽之也阮咸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當魏晉篡亂
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顧亦稱放達

焉謬
笑哉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比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
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盡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取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
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虜之勢春秋僖二年晉假道于虞以伐虜今

滅虜
取虜

之勢

絆姜維於沓中

絆博慢反繫維之也沓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

虜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

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

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縣名及陰平

之橋頭以防未然陰平今文州是漢武關西南夷黃皓信巫覡謂敵終

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群臣莫知

癸未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吳永秋魏欲大舉兵入寇漢中遣鄧艾

督二萬餘人自狄道趣其松沓中

其松嶺名在四川又名松以連綴姜

維諸葛緒督二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

武街即武都郡也今絕維

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

子午谷在陝西趣漢中

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以問劉寔曰鍾艾其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魏軍發洛陽長驅

而前者長驅謂無禦之維聞鍾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化張翼重厥

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姜維列營守劔閣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

欲引還鄧艾上言漢兵權折宜遂棄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德陽縣名今屬趣涪涪縣名今綿州出劔閣劔閣在四川西百里去成都三百

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車軌

轍也方軌言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置頻於

危殆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謂若貫魚之

先登至江油江油今龍州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

之斬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調度賦調用度也聞艾已入平

自以鄧艾
果羶

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詣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

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

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漢昭烈之廟在

南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致堂胡氏曰北地王謀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生于地

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于宗廟正也服為臣虜是徐子章羽

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群臣面縛面縛者縛手於輿輿共

觀空棺也與棺從之者詣軍門降姜維得帝敕命乃與廖化張翼重厥

等同詣會降

遂昌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憂境黃皓寵冠一時殄民誤國漢

祚顛覆偷生苟免至于死節之臣乃在傳會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

謀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

亡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子賊

其視謀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于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大舜之不能
若嗚呼謀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能
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
沮勅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味弱海而兼之遂
奄有巴蜀君臣一隅安樂公財賦下中然委任賢相抗野中國及姜
黃用而面縛為虜宜矣

右後漢二主共四十二年

張悌
論司
馬懿

魏之攻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
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
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歿
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奸計立矣今蜀奄官專朝
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

是乃服○鄧艾以書言於蜀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
勢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
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治為軍農要用並作舟
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
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扶風今鳳陽府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
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
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

甲申

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元興元年○九二國

正月

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

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

使會起兵廢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

鍾會
反
姜維
盡殺

北來
誰將

復立故漢帝會眾兵作亂格斬姜維爭前殺會鄭文本營將士追出艾
於檻車迎還衛堆遣兵襲艾斬艾父子

遂昌尹氏曰夫時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
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劉禪庸愚不能死國貪生苟
免因可深責鍾鄧臣事弒逆之人吞滅蜀漢以成晉篡有功於昭大
笑其如漢祀何哉思昔昭烈君臣間關職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
漢逆賊連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子之祀鍾鄧設謀動衆戕民
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持
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後之謀欲滅人家國者可以觀矣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吳主休歿其姪皓即皇帝位○晉主立其
子炎為世子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群雄靡稷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
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畧
過絕于人驅策賢豪殄除奸宄于是張繡屈膝呂布投首公路野死

本初覆亡劉宗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
于群盜非取之于漢室也惜其挾主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
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騷前功而明帝于彌留
之際為奸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驕黨友輕詭陷自內
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乙酉 魏咸熙二年○晉世祖司馬炎泰始元年八月晉王昭卒太子

炎嗣為相國晉王○冬吳主徙都武昌○十二月魏主禪位于晉王王

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王○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

仁儉矯以謂矯有司言御牛青絲絛斷絛者牛鼻繩所以牽詔以青麻

代之○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

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

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

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以仁為儉
政傳十玄
論諷

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能

革 丙戌 晉泰始二年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沂流供給甚苦之陸凱上疏

曰武昌土地危險瘠確克角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

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十二

月吳主還都建業

戊子 晉太始四年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

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

而信簡書簡書更繁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遺意有京房

考功課吏法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

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

吳遷都建業

陸抗論時政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可考所
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
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已丑 晉泰始五年晉主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

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平者欲

去皆聽之戒戍邏郎佐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鈐閣之下

都督閣內置鈐侍衛不過數十人 庚寅 晉泰始六年四月吳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西陵夷道樂鄉公

安諸軍事西陵縣今夷陵州是夷道縣今宜都縣是樂鄉縣抗以吳主

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

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

以并於西所以屈於也今敵之所據非閩右之地鴻溝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吳人刁玄詐增誠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重馬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辛卯

晉泰始七年

晉安樂公

劉禪卒諡曰思

壬辰

晉泰始八年

晉王濬為

益州

刺史初濬為

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時

晉王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籍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船艦

艦戰船也四方施板以禦矢其狀如岸

時作船木枅蔽江而

下梯音肺削木板樸也吳建平太守

建西一本漢縣名今為屬湖廣荊州府

吾彥取流梯以白吳主

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

橫斷江路○八月吳主徵西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懼有謬

吳步闡降

據城降晉晉以闡為都督西督諸軍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

克抗遂拔西陵誅闡吳王既元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張去聲心自侈大也

不脩德政專為兼井之計○首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

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

得言祜出軍行吳軍刈穀為饋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

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

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

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成藥謂已合成熟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死人

火

以

用

監

卷

五

百

世

且

已

一

卷

五

百

世

且

已

一

卷

五

羊叔子哉子羊祐字叔抗告其邊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私保境土以捍外患與九人比隣而居敦好交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勉敵之何有于隘面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于隘面不列耻教戰也求殺激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何有于隘面不列毛則如服焉羊祐物以信信則人與陸抗使軍常通降人欲去其明也以為計耶卒之戰不事掩襲吳者凡八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祐懷練之恩而自服也故君以羊師數千里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友私平下而茂其君仁不為矣六居士評而有固如是也借使羊祐當日以所喪者大仁不為矣六居士評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以此得吳之成壁鎮戎或取其師徒而法祐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仁不為矣六居士評而有夫慈愛寬厚特仁之無事耳且原祐之心誠非為私况以知仁之為道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曾其主耶故君子于祐之事正之非借勢于晉以固其權取必于吳而義之交也

主行 傷敗 化俗

吳陸 抗請 西陵

○晉羊祐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祐論事辭甚清辯祐不然之行拂衣去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不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甲午晉大始十年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察

推也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

西陵建二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犇雷邁非

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也臣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

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

西方為屬

宋濂斷曰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饋藥孔子不敢嘗羊祐與抗分在二國相得何如于二人哉縱使祐無殺抗之心抗亦非謹疾之道矣不貪功不掩襲則得矣若若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

晉羊祜請代吳

丙申晉咸寧二年十月羊祜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度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吳後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吳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楊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

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兮弩戟植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晉主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平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事

戊戌

晉咸寧四年正月

晉羊祜而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

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平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

衛瑾

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意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
付授願審擇其人也○十月晉以衛瑾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
昏愚不堪為嗣瑾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乃魏
文帝所築高二十三丈瑾陽醉跪晉王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
主曰公所言何耶瑾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
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瑾於此不復有言

○十一月晉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織為裘晉主焚之於殿前救
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晉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為

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為
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峴山在襄陽城南十里
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
碑

已亥晉咸寧五年初魏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

豹子淵淵字元海初漢高以宗女為公主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

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陸乃隨何絳灌無文謂周勃隨陸遇高帝不能

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

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為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密王攸言於晉

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今太原不待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

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

史記通鑑大正

為左部帥後為五胡○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

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

十死亡無日三者一垂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

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

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向之說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

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

計不出已但直猶也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晉主與張華

圍碁預表適至華推秤歛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暴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曰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而不伐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美乎

大舉伐吳

致堂胡氏曰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若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惟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罪

大舉伐吳

○十一月大舉伐吳遣琅邪王伉又出涂中涂音途益州王渾出江

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出巴東唐彬出巴蜀肥

少徵通鑑大全十卷終

納諸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因于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

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魚患苟非聖人之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

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為晉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

魚道驕奢殘虐以蕞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吳黃屋

以謀我者魚虛哉魚遺策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吳黃屋

左肅自禁于海濱哉智臣願效其謀勇臣願效其力必至于席卷蕩

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魚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山濤準范文曰孟子云八則魚法家佛士出則魚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正以晉武中才之主見惟聖人能內外魚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何曾謂明矣然晉是時諸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平遂肆淫佚

二郡名吧郡今重慶府是也蜀東西凡二十餘萬

火端通鑑大全卷之十一

西王出九百餘里出...

十一月... 出...

齊天... 出...

不... 出...

何... 出...

王... 出...

山... 出...

平... 出...

心... 出...

木... 出...

子...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火... 出...

大...

重刻翰林校正少微通鑑大全卷之十一

世祖武皇帝名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

壽五十五葬峻陽陵按

庚子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

向皆... 於江... 害之... 處... 並... 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鎖

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濤作大筏... 筏先行遇鐵鎖

十方百餘... 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鎖

筏而去... 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

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 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濤克西陵

壬戌克荊門... 荊門... 夷道二城杜預遣衙門周旨等帥騎八百汎舟

伐吳所克

晉書卷之十一

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州巴山在歸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

諸軍乃飛渡江也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相以南沅湘水名接

于交廣東廣州府廣州即今廣州郡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乃

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

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藉慈夜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

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畧徑造

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等帥衆三萬渡江逆戰大敗

胡致堂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

寵而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流觀其臨難致身死

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士矣夫豈與姦邪偷

譽既得所欲則屈意先牛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

王濬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

業入建

之浦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振整也旅衆也出曰治兵甲者在

後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

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衆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

盛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欲以請降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

三山在大平州繁昌縣東北王渾遣人覈濬整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

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謀群呼也石頭

此吳主皓面縛與觀詣軍門降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胡致堂曰蜀之亡也有一萬八千甲士十萬吳又倍之以力而論

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強而心既盡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

破散邪說一理也身魚使形者即項羽重瞳子而首休五分有使形

者則孫臏無足祖奘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揆大何往不然故思保

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

充折撥
賈皓

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况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
孰得而窺觀之苟為不然靈者憤憤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
之甲尚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
歷年圖曰破虜堅以孤遠之兵快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
掃陵寢有足多者計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
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
有成前志赤璧之役策定慮以推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
有荆楊薄于南海傳作累世宜矣侯景帝皆明惠敢决有先
世之風歸命驕慢蒲力反殘雲深於集紂未敢不亡也得乎
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皓登殿稽顙帝謂皓
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
皓曰聞君在南方繫人目刺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
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
王濬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
送皓與濬由是事得解濬與濬爭功濬表濬遠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

王濬
爭功

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
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
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
若有聞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光天何功之有此蘭生所以屈
頗也王濬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卻父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
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痛也編甲而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色
也邑本作博士蔡秀等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
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也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不跨馬射
不穿札言射魚力也而用兵制勝將莫及○詔曰昔在魯末四海分
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韜他刀反戢則

杜預
安不預
忘危

諸去
州郡
如

問郭
欽徒
戎論
何如

刺史分職皆知魏武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重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
 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永寧帝年惠盜賊群起州郡備不能禽制
 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攻州鎮愈重矣
宋濤斷曰天下難安忘戰必危故周人伐商之後雖曰歸馬放牛諡
 弓募鼓然女猶藏于農也奈何晉主平吳之後遂出州郡武備致後
 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縣無備不能
 能禽制馴致大亂蓋貽謀不善也
 ○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鮮相然反本山名東胡之別多處之塞內
 諸郡其後數因忿愧殺害長中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疆
 廣疆暴橫也疆若犬疆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
 郡雜胡於邊地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
 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吳平
政怠

晉帝
乘羊
車
劉毅
方帝
恒

石崇
顯富

吳養心曰魏居戎於內却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始魏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辛丑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
 政事掖庭始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
 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
 壬寅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魏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
 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
 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
 奢侈相高愷以給澳金給澳之反澳於六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
 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
 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如意之為用執
 之所以供指塵

今三清殿道君所執其遺象也。三國吳大帝時金陵人有掘地得白玉如意長二尺六寸其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大帝以問胡綜。曰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氣埋室物以當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此即是也。識如意或云疑即播摩之物也。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

甲辰 五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考其才德而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等第之謂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典考校之負私與告訐之忌謂居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為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正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

劉毅論中正損

九品八損

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陛下賞罰惡與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曹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與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兼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初帝以才人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於三夫人之外置有才人秩比列侯之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以律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慧故無廢立之心

孝惠皇帝

名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葬太陽陵按謚法安民好與曰惠

庚戌永熙元年四月帝崩帝宇量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

於人太子即皇帝位詔以太尉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史臣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絹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馳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桑章奏請渴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楊后輒為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于此

辛亥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客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遂

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徵汝南王亮及衛瑾秉政賈后復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瑾尋復殺瑋委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

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頹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閣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胡致堂曰惠帝昏庸孽類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錄裁須一詔則建遣楚瑋

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不果使姦人徐晝討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謂乎

丁巳七年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

匡救委事僚案僚案僚官也同地輕出遊放性復貪各園田徧天下每

自執牙籌書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鑽祖

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

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戎咨嗟良久遂辟之

時人謂之三語掾三語指將無同三字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

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

舉世以為儀準衍神精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

寧馨兒寧馨音翁亨猶言恁地也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

少微通鑑大全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王戎

王戎

王衍

元咸

何晏
尚老
庄

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約言以分別義
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
于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任縱意也故畢卓嘗為
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比昆至反礼五家為比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
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卓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
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
之為用與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
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
也

胡致堂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儻物度數而不復有
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

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畧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
害更甚焉為文之威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
矣夫物有形者必有迹也理則無形迹不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
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不可窺也何晏之論見於魚遂以虛空為宗
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魚遂以虛空為宗而遺夫形而上
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則無
烏能強之使有思魚為而天下之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
之拘雖無思魚為而天下之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
則聖人之正道也此
鄒九峯曰王戎任情曠達身與七賢之列西晉頽風實首弊階一旦
貴登宰輔宜其不變初心以正天下之俗可也顧乃貪吝自私瑣屑
會計鑽核事曠古未聞而戎思為之是於流弊之中又益之以吝
鄙忌刻之私也以此用賢則媚嫉以忌而遠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
行賞則刻印之錢忍病能與者有矣以之掌財賦則笑舟車院間架而
胥及于人之錢者有矣各行其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乎
已未九年太子洗馬東宮官名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
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

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
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
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
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贄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手有所執以告至也而邊城不弛固守疆
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
蜀分革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在
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敵矣夫關中
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
其衰散遷之畿服士無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
蓄育衆庶則坐其心以貪悍之性挾忿怨之情侯隙乘便輒為橫反不
以理也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犬馬肥充則有噬嚙上制反
下魚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
寡而在於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
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恩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丘邊山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
獨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
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
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百幾二百年焉乎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
可察也

○帝為人顛駭顛陟降反駭五駭嘗在華林園華林園在河南府城東
華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問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饑饉百姓餓
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

問蝦
問糜

以故通鑑大全

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取有乾坤二象者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闈闈他尊反義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榮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胡致堂曰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則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則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然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蒙而就之哉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秦始皇所鑄銅索駝在長時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晉成帝咸康初石虎又徙於鄴河南府城東關有漢時所鑄銅駝二置宮門在宮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俗語云金馬門外拜群賢銅駝陌上歎曰會見汝在前棘中耳

唐申永康元年賈后毒殺太子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收張華裴頠等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族誅籍沒崇家

胡致堂曰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曲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乎上捕告之修數賈后廢殺皇太后無賴之道諛殺皇太子魚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聲動民德而自初迄終兵甲捨擻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妾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辛酉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黨與超階越次者不可勝紀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飾漢

服制惠文冠是一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罔等起兵討倫倫之乘輿反正

壬戌大安元年齊王罔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顧榮張翰皆慮

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羹美臚魚膾蘇彫胡也江南人呼為艾草羹水葵也生水中葉似鳧菜葉

可取三月至八月並細如釵股名曰絲蓴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名曰塊蓴以五味和煮為羹也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而切之為膾

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河間王顥成都王穎等起兵

討齊王罔殺之

爾致堂曰罔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番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故魁人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兩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卹遽受九錫以宣景且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速直諫者誅仗義之功反成罪累以數十萬眾為百餘人所禽遂使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相諸王攻

劉淵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熈元年○是歲偕國二大一小二以成都王穎

皇太弟○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左右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古反博涉經史善屬文子三百戶

弱冠游京師名士與之類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

其族人曰自聰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與復尺土自餘王侯降罔編

戶謂編排也編戶者今吾眾雖不減二萬奈何歟手受役奄過百年

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

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軍不使

其黨呼延攸匈奴名也復姓呼延氏本日呼請勒告之淵白穎請歸會

葬穎弗許及王浚東顧公騰起兵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遠說五部以赴

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丞相軍事淵至

劉淵

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丞相軍事淵至

左國城左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一十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

間有眾五萬遷者左國城明歸之者愈眾淵為臣曰昔有天下

又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

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熈尊漢安樂公為孝懷皇帝○十月李雄即成

都王位李雄字仲雋持○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

得復預事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遠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十一

月張方劫帝遷都長安

丙寅光熈元年漢元熈二年東海王越起兵討張方收成都王穎殺之

○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國號大成○十一月帝食餅中毒崩太弟即皇

帝位是為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母至宴會輒與群臣論眾務考

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琅琊王保

睿收用東人

丁卯永嘉元年漢元熈四年以琅琊王睿為安東將軍安東晉之州名今為

都督楊州鎮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

睿名論素輕名論名譽其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

睿出觀輿輿名三月導使睿乘輿羊居具威儀導與名勝皆騎從紀

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質備此士之望

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

應命而至循為美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

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為從事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

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

孝懷皇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三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為皇太弟

任位六年為莫將執歸殺之壽二十按蓋法慈仁短折

懷曰

安東晉之州名今為

安東縣屬直隸淮安

安東縣屬直隸淮安

安東縣屬直隸淮安

安東縣屬直隸淮安

安東縣屬直隸淮安

安東縣屬直隸淮安

三窟

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以為三窟矣

劉聰稱帝

戊辰二年

漢永鳳元年

三月詔封張軌為西平公

陝西平即名今西寧衛屬

漢王淵即皇帝位以其子聰為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丘瓊山曰嗚呼此夷狄稱皇帝之始天春秋謹華夷之辨吳楚徐越上世皆有顛功通乎周室本皆華夷之諸侯也聖人以其不循分守稱號稱王遂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或稱以子或不舉其國而稱其州未嘗以其稱王而遂王之也中國之變於夷者聖人之書法

何曾日食萬錢

己巳三年

漢河端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王上開創大業吾每

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子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石勒寇鉅鹿常山景至十餘萬以張賓為謀主并州諸

適謹之如此矧本夷狄而僭稱中國之大號所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者哉劉淵本匈奴也入我中華僭而大號即以前皇帝書之春秋法豈若是哉愚嘗因華夷盛衰之故而嘆世道升降之幾自古夷狄為中國害莫甚于犬戎之虢幽王之故然旋即遠遁未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至于教十年之久者有之始自劉淵為原其所以致此者豈夷狄之罪哉中國之人有以威召之也昔乎王後至魯僖之時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既為夷俗成秋自全氣數之相感而聲之相鳴呼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時無故以憂寐恍惚之思遺遺荒荒之使迎胡鬼致胡書構帝王之宮以居之居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髮野祭而巳也混以夷俗夷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髮天於蒙古之混而中國野祭而巳也混以夷俗夷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髮

胡羯多從之

庚午四年

漢昭烈劉聰

七月

劉聰為大司馬大軍于

漢主

淵卒聰即帝位

立變山曰凡儲為之國及其國之臣子不善其國號所以絕好維之
念杜禍亂之原也故中綱于舊史所書之國號如漢趙秦燕之類一
切削之惟於初起之時一書其所稱之號其後率以名稱使後世
亂平紀之徒知其所以為非出于正今維為立其名替為之號後世
史筆者亦不吾與也徒取滅絕門戶之禍
貽笑後世遺臭無窮度禍亂以息乎

○京師饑困日甚大薄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羽檄尺書也使入

援京師既而卒無至者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東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帥

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

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

石勒
責王
下亂

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

君而誰遂殺之○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

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始安三國吳

即此今為桂林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

至停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

乃先克宣陽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

後漢山曰此中國帝王為夷狄所執之始嗚呼堂堂中國帝王為天
地人物之主乃為胡虜所執官以光祿大夫封平阿公恬然受之而
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為中國之
蓋也甚矣書之于冊垂戒萬世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

道說琅瑯王虞收其賢俊與之共事虞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

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
掾屬一百六人刁協卞壺陳頴俱倫庾亮其卓周訪陶侃皆與

漢兵
執帝

江東
百六

百六
掾屬

劉曜
入長
安
賈疋
復晉
室

王導
江左
夷吾

新亭
流涕

焉○八月○主聰遣始安王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為車騎大將軍鎮
長安○安定太守賈疋賈疋字與馮翊太守索綝謀與復晉室乃共帥
眾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于黃丘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震迎秦
王業入于雍城雍城鎮名今為鳳○周顛奔琅琊王睿睿以顛為軍諮
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
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其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
管夷吾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
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定
神州王氏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是也杜氏通典曰神州謂王者所居五千里內地名注崑崙東南
地方五千里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也能舉青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中宗
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腥是其時之非耶抑其人之非耶

仲
七
安

蓋志在干事之先事成于志之後仲有一匡之志故能攘夷狄
尊周室導惟魚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于平陽
王業自雍入於長安○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于長
安○南安赤亭南安即名今陝西鞏昌府是也赤亭姚弋仲東徙榆
眉戎夏強負從之者數萬○鎮東將軍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
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
身不見喜怒之色

孝愍皇帝名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秦子及懷
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漢將執而弑之壽

四十八按謚法
在國遭變曰愍

愍帝
即位

癸酉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正月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着青
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二月聰殺珉雋等故晉

祖逖 起興

祖逖 中原

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
 以劉允為左僕射索琳為衛將軍索琳姓名索悉各反琳丑休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
 往復去之唯慕容苻五罪反政事稍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虜舉其
 英俊隨才授任○初范陽今涿州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
 司州曹魏之州名晉之都也今為河南府屬河南隨王簿同寢中夜聞鷄鳴琨覺曰此非
 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虜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虜
 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魚肉可食猶言自相殘
 也遂使夷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
 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虜
 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

祖逖 晉清 中原

陶侃 運甓

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
 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
 進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後為魏○陶侃為廣州刺史

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韻會云瓦甓謂之甓暮運於齋內人問其
 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丙子四年漢麟嘉元年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曜攻陷長安帝乘牛

車肉袒銜璧輿襯肉袒謂袒裼而露肉也銜璧者蓋以其璧負於背不肯能執璧故銜之輿有輦也襯空棺也輿棺從之皆示其君將受死也出東門降曜焚襯受璧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

陽

于寶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

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基之本固異于先代矣加以
朝寡純德之人卿之不足為老風俗淫僻崇尚虛學若以莊老為
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
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格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成每糾邪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阿魚心者皆名重海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
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
見師尹之多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
仗之有案監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成之奏錢神之論
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
致亂况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愍帝再
非命世之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席卷全吳續禹舊服恃其治安荒于酒色
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庸不辨穀麥警
之萬金之寶委之中衛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于閨闈
成于宗室骨肉相殘胡羯氏羌鮮卑胡謂劉淵謂石勒氏謂苻堅
羞謂姚弋仲鮮卑謂慕容廆此謂五胡也爭承其弊剖裂中原豎豎
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中宗元皇帝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王魏之子初為安東平
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六年壽終

崩癸建平陵按謚
法始建國都曰元

丁丑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琅琊王即

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
創刀協又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
決焉

胡致堂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
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
其姓與夏侯氏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
述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然曹操崛起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
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曹可榮而為姓之辱亦大矣然則
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
舊業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
為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之元帝中與晉室垂
已失他尚奚論哉晉鯨魚狀舜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與晉室垂
百年談者美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也
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為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李立太

○劉琨段匹彈相與插血同盟集覽云盟者以血塗口旁曰軟血類師血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用殺大夫以下用雞也期以翼戴晉室○十一月征南軍司載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曰序蓋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為事天道也序者射也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射以正已為事人道也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垂泣者○十二月聰饗群臣於光極殿光極殿在山西平陽府城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更平聲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愍帝遂遇害於平陽

戊寅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二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衰倉回反喪衣

位王

下不繼者既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主聰卒太子粲即位為新準所殺丞相曜即皇帝位石勒進爵為趙王

丘瓊山曰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劉聰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于中國得罪于世主而實得罪于天帝也天乃假手于新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肉延其宗廟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已卯二年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漢主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以單于為主○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後趙也

唐辰三年趙光初二年祖逖鎮雍丘雍丘漢縣名今河南杞縣是也數州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

與將士同其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自

漢改 號趙 石勒 借王 祖逖 經畧 中原

史記通鑑大略

王與馬共天下

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殺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道亦漸見疎外道能任真推分真從其真性不肯假借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辛巳四年漢光初四年七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幽冀

祖逖發病

六州諸軍事鎮合肥合肥縣名屬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又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

綱教堂曰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戴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魚用我之意者歸納印符角中東路南山之南比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况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之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攝息不敢動如其事舉不妄投軀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僕以全身為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于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皆天也又何必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十一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之子皝為世子

祖士雅不道慕容廆慕容皝

王敦謀反

壬午永昌元年漢光初五年王敦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

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

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吳興三

即名今烏程縣屬浙江道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

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

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

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遽

左衛將軍虞虞羊吏反又羊職反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周顛將入顛魚反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伯仁周顛字也顛直入不顧既見

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

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

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

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

弘茂弘王導字也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

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安東

時節假之懷帝時嘗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導為右僕射○敦據

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協

隗俱敗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石頭城名是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召倚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不除之

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導導不答收顛及淵殺之王導後科

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敦既得志暴慢滋

百官見敦敦劉隗戴淵

王導不答周顛

帝之道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于光武豈光武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

甲申大寧二年

趙光初七年

五月王敦疾甚

矯詔拜王應

應教兄舍子

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朕有不諱

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

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

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

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侯敦死即作亂大司徒導

聞敦疾篤率子弟為敦焚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

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以王含為元帥以

誅姦臣温嶠等為名水陸五萬奄至江寧江寧縣名屬應天府南岸帝帥諸軍出

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千八百渡水掩其未備平

戰於越城越城在應天府城南六里本東魏越王所立范蠡佐越滅吳

也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

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敦尋卒敦黨悉平有司乃發

敦瘞出屍焚其衣冠器而斬之瘞於計反

乙酉三年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

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分

文反分寸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

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

事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船

陶侃
惜分

竹頭
木屑

大段通鑑大全

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所移賢于王導謝安遠矣

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融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
皇帝位生五年矣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
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

丁亥咸和二年趙光初十年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歷陽縣名今為

師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

包容之下壺温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

峻為大司農峻遂不應命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討庾

亮約大喜以兵會峻

蘇峻祖約

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蘇峻帥眾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峻至

蔣陵覆舟山蔣陵即金陵也覆舟山在應天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

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小丹陽在應天府宜伏兵邀之可一

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從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

攻青溪柵青溪在應天府治東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死之時壺二子亦赴敵

孝子何根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等署亮帥眾將陳于宜陽

門內宜陽門金陵之東南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奔壽陽壽陽縣

化浚兵入臺城臺城在應天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

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相約為侍中大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

將軍錄尚書事

卞壺父子忠孝

尹遂昌曰蘇峻狼子野心庾亮既解思所以處之而乃遽頒詔命自
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奉朝以為不可亮乃復諫自用其失一地温

少微通鑑卷之六十一

溫嶠

嶠欲帥眾入衛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塗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此觀之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不守亮不能討賊如此內可不加誅乎

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溫嶠有眾七千灑泣登舟知鑿在階陵廣州府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

將士爭奮嶠等同趨建康我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兵起乙未逼遷帝於石頭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在應天府上元縣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躡頰什也

人逆戰馬躡頰什也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割之焚其骨反碎也

石勒

弟逸為王開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後趙中山公虎擊趙趙主曜大破之濟自大陽州大陽今在河南府陝西今設開存焉圍石生於

金墉西北角三國魏明帝所築也襄國大震襄國漢縣名今直隸漢

○十一月後趙王勒自將救洛陽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遂殺曜

已丑四年正月趙太子熙帥百官奔

上邽秦州屬陝西鞏昌府關中大亂將軍蔣英卒恕據長安遣使降于

後趙○二月諸軍攻石頭西軍獲蘇逸斬之○群臣見帝頓首號泣請

蘇

後趙

王尊
諫遷
都

石勒
即位

石勒
比高

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道有漸色○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憂三吳謂東

中吳潤州也西吳湖州也欲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

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

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之

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

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

天王行皇帝事趙建平三年正月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

王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

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越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礪與磊通磊如日月

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

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

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卿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

夫何以遂得天下及聞卿後諫乃曰賴有此耳

胡致堂曰石季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可知人之不易也光武

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五月遼東慕容廆卒世子皝胡廣以平北將軍行平

州刺史直隸北燕之州名今○七月趙王勒卒太子弘即位

甲午九年趙建平五年成王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期謀作亂因班夜哭

弒之期即皇帝位期後為漢王壽所殺○加庾亮征西將軍修節督江

石勒
聽讀
漢書

趙王
弘

晉書

崔浩為風流宗

王述折王

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謂老子也德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靈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季野褚裒字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否音鄙臧善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色備矣○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王弘為海陽王海陽縣屬直隸永平府自稱居攝趙天王○王導辟太原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道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母事盡善之改容謝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

戊戌咸康四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健建國元至○舊大國一漢涼小國

新小國一

五月以司徒道為大傅都督中外諸軍事知鑒為太尉亮為司空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規元規

更亮字

郭九峯曰王導身任宰衡為國倚重方且宏其襟度用人惟已庶幾賢智奮庸羽成中興之治也彼更亮者以元舅之尊與導同受顧命矧是重兵于邊遙執朝權亦勢之所必至者也為子導者度其所執廷議則當虛已聽從共勵成治所執者非小則面陳可否大則公付顧乃內懷不平自以折拒之使或專擅使抗然後登義譴責何有不任真推分而詹如也亦安知其非情也哉

代王翼什健

○代王翳槐卒弟計翼健即代王位健勇有智畧國人附之於是東自滅鳥外貊西及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陰山在鞏鞏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產禽獸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始作弓矢漢武帝奪其地匈奴冠無所隱蔽過此未嘗不哭也沙漠匈奴南界也今突厥中

也。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慕容皝即廢王位。

己亥五年趙建武五年七月王導薨。導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

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貧無儲。敕衣不重帛。

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五月帝不豫。帝二子皆在襁褓。庾冰說帝以國有強

教。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邪王

即皇帝位。

康皇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成帝崩。大臣

好樂

癸卯建元元年趙建武九年初庾翼薦桓溫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

下勿以常人遇之。當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

杜人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

庾翼
荐桓
溫

殷浩
居
不

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

夷吾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長山今為金華縣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

謂孔明。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

蒼生何。深源殷浩字也翼請浩為司馬。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

云談道實長。畢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九月帝崩。太子即位。時方二歲。太后褚氏

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

孝宗穆皇帝名璠。字彭祖。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十

乙巳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漢京代小國。○燕王慕王皝六二年。○舊以會稽王

昱為撫軍。太將軍錄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丙午二年趙建武十二年○漢嘉寧元年。以殷浩為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遺浩

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興廢若深存抱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

矣浩乃就職

胡致堂曰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辟微辟以養聲譽謝尚
矯迹遠引以退為進者不能鈎深燭隱而崇獎之不知深源之書曰王美
甫立名非真實長華君也惟便會寧可知此深中浩之隱矣浩是
以不出司馬是功論之言又加尊重于浩於是其官愈高而曰士
刺之者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如尊鳥不掩今懲書餅之故選舉不以
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將誰取曰取非其人非其書餅之故選舉不以
予聞非聞其名乎伊尹耕莘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
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名乎諸葛亮在草
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才終不可得而致
矣其要在乎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為虛名所誤空言
所眩然則其實
汪我不在人也

○五月西平公張駿薨世子重華自稱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安西

將軍桓温伐漢李氏據漢拜表即行謂拜上表而不及

丁未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二月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王

勢悉眾出戰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

勢送降文於温尋與觀面縛詣軍門温解縛焚觀送勢及宗室十餘人

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功乃加温征西大將軍封臨賀

郡公臨賀縣屬廣西平樂府温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楊

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總

謂參錯總核也由是與温浸相疑貳○十一月主黜卒廣反世子雋即位

巴酉五年趙太寧元年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既而病卒太子世即位彭城

王遵廢世為譙王尋殺之遵即位以武興公閔武興即名今為洛陽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

之地秦雍二州名秦昌今鞏昌府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

怒歸枋頭遣使來降枋分房反曹操於淇水江下大枋木以成堰過○

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安陸漢縣名屬湖廣德安府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

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

口泗水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

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

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齊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

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

表分劑疲民以逞既而材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

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步

將王龕音堪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

褚裒之捷

蔡謨言度

代陂在山西道太原府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詔命

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來歸會裒已還威勢不

接不能自拔死亡累盡○十一月趙武興公閔執趙王遵殺之○秦雍

流民相率西歸踞由枋頭共推蒲洪為王眾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閔

出奔枋頭洪符堅之相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安元年魏主王閔永安元年正月趙大將

軍閔即皇帝位改國號魏復姓冉氏燕所滅○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

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洪自稱大都督三

秦主改姓符氏晉載誦曰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

十一月符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使詣建康獻捷并脩好於桓溫

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即秦王位

辛亥七年趙永寧二魏永興二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正月

符健即天王位國號大秦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初桓温

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又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

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弥年雖

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羈馬絡頭縻牛姜也言人被牽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八州士衆資調資

財調也始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温拜表輒行帥衆

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司馬高松言於會稽王昱曰主

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

於坐為昱草書温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壬子八年

魏永興三年○秦皇始二年○燕主慕容儁元正元年○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僭國

正月秦主健即

皇帝位○殷浩上疏請出師許洛許洛二州名許州今屬開封府洛州今為河南府詔許之浩

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

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不聽○四月

燕滅魏○十一月燕王雋即皇帝位徙都鄴○姚仲弋卒子襄帥衆來

歸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丘曼山曰弋仲羗也其卒不書死何弋仲雖夷而有句華之心其戎子之言曰晉室大亂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臣節無為不義之事嗚呼弋仲親見劉石之稱皇帝而助夷以侵華甚者又稱獎而進之其視弋仲豈但天淵哉

癸丑九年秦皇始二年姚襄屯歷陽殷浩惡其強盛屢遣刺客刺之十

月浩北伐以襄為前驅襄反攻浩於山桑山桑今蒙城縣是也屬直隸鳳陽府浩大敗

甲寅十年秦皇始四年○燕元正二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楊州刺史殷

王猛
捫世
務談

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俱盡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
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桓温統
步騎四萬伐秦進至霸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
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
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
隱居華陰華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披通作彼平聲褐被衣帶也以毛毳織之
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
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三秦謂廢丘櫟陽高奴三縣是也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
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全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霸水在陝西西安府城東百姓
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
祭酒○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温軍乏食六月徙關中

三千餘戶而歸秦兵追擊之温軍屢敗

乙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燕元至四年○涼去年號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

丙辰十二年秦壽光二年燕光至五年桓温自江陵北伐與睿屬登平乘樓望中原

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沒也猶王道陵夷之義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八月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温結陳而前親披甲督

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北山即河北

城南府周成帥眾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謂諸陵有毀

壞者備復之以二千人戍洛陽樹山陵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平陽襄後

關中帥眾伐秦兵敗為秦秦○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廣固城

所殺第其眾降秦秦○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廣固城有十一

日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

桓温
嘆神
沉州
陸

桓温
備謁
諸陵

燕克

丁巳升平元年秦王苻堅永興元年秦主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

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薛讚權翼善讚冀密

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奉祀者非殿下而誰願蚤

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

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

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張氏曰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猛温入朝嘗披褐迎見温知所敬之時君臣相信蓋忘其狄也盡忠奮武疾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輩多稱之猛誠將才古今亦難得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實良見也但其立志之始蓋之耳使猛見桓温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無此也丘氏謂猛事夷非得已者也意吾未見非得已者也

符堅得猛

桓温憚慕容恪謝安不仕

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一方伺隙而

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然之堅與呂婆樓

帥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引生

看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堅乃去皇帝號稱大秦天王○十一月秦王

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脩

察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秦永興二年九月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

紕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王猛日親幸用事

庚申四年秦苻堅二年正月燕王雋疾篤召大司空太原王恪

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暉即位○朝廷初聞燕王雋卒皆以為中原可

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

水敬通益大

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秦并魏三年燕建熙二年五月帝崩無嗣琅琊王丕即皇帝

王何罪深紮紂

位○范甯好儒生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紮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紮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十二月**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

秦王堅脩政

時儲闕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名丕字千齡武帝長子也初封琅邪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丕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崩於安平陵按盜法發

孤短折曰哀

壬戌隆和元年秦并魏三年燕建熙三年正月桓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

齊綽上疏謀近

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

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日喪亂已來六十

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

者立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植根江外數

千年矣一朝頓欲法之驅蹙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

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

以教通益大全晉書卷之九十一

髯參
短簿

之所宜深慮也王沐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
所至事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虞虞音巨與鍊通周礼梓人為筍虞
鍾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處鳴注樂器所懸橫曰筍植曰虞述曰永
嘉不競體短眼若者謂之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珍舊

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國陵不事先事鍾虞温乃止

癸亥興寧元年秦并露五年五月加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温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

為主簿珣音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

公喜能令公怒超與謝玄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

杖節王緣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甲子二年秦并露六年春正月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

今王述每授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
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
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胡致堂曰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
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
于伯益皇陶而不讓于艾斯伯與非惟見已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
又以其見伯益皇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字伯禹而讓于九
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功風俗一舉而三
善生焉豈偽為哉自小人視之見九官之讓皆不詳請卒居其官則
以讓為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節固賢於居情求
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也辭而不從必率所知以報國
則庶乎濟仁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為國為美詩人
以受爵不讓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三年帝崩琅邪王奕即皇帝位○三月燕大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
之引兵略河南諸城盡下之

帝奕字延壽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哀帝無子大臣迎奕
立之在位六年桓温廢為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于吳時

年四十五按謚法
被廢之君不書葬

丁卯太和二年秦建元三年燕建熙八年燕建熙八年燕太原王恪疾病暱親視之問以後事恪

曰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燕建熙八年燕建熙八年

有窺窬之計窺私視也窬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窬之計

已巳四年秦建元五年四月大司馬桓温帥步騎五萬伐燕時恪已死

諸將不能抗燕建熙八年王暉乃求救于秦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

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

崤山名澠音沔水名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若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

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敗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羗

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

輜重鎧仗鎧甲也仗刀戟總名自陸道轉還吳王垂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温於襄

桓温
伐燕

慕容
秦

王猛
請除
慕容
重

邑襄邑漢縣名今省入大破之斬首二萬級秦將苟池邀擊温於譙

直隸鳳陽府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温收散卒屯于山陽山陽縣名温深

耻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燕吳王垂還鄴威名益振大

傳評忌之垂與子弟侄俱奔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

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如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

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

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

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

乃以垂為冠軍將軍秦王堅遣王猛梁成鄧羗帥步騎三萬伐燕十

二月進攻洛陽大司馬温發徐州民築廣陵城廣陵城在直隸揚

徙鎮之時征役既煩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

孫盛直書時事

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穆帝

五年時桓溫及燕戰于枋頭不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閔君門戶

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執度子孫雖班白待

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

改之

胡致堂曰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懼其

心此桀紂幽厲行割心所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顧行之子房佐

漢亦嘗敗孔明與蜀亦嘗敗魏武用兵昧忽孫吳亦嘗敗也敗豈足

耻顧所以敗者何如耳溫一敗而深耻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歉也

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

是欲蓋而彰矣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溫脇盛子之

言並傳而不氓溫號為英傑而不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未為

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盛重如

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

溫得見之豈全自身衛道之策哉

庚午五年秦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一年正月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築

以洛陽降秦六月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將步騎六萬

以伐燕八月燕主暉命大傅上庸王評上庸秦之縣名今竹將中外精

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壺關縣名今山西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

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勤必亡矣

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傳昭二十二年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

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

年越果滅吳歲星東方木之精倉帝今福德在福德一曰德星出於

之象也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今福德在有道德之國德星即歲

其國有福秦雖得志而之復建不過一紀耳九月秦王猛進兵路

州大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猛陳於渭源渭源縣名屬而

誓之衆皆踴躍破金棄糧大呼競進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

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

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

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

黃弘
言燕
必中
興

十一月秦王堅自帥精銳一萬赴鄴戊寅散騎常侍郎餘蔚夜開鄴
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等犇龍城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
追及於高陽高陽縣名屬保定府執以詣秦王堅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
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王
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故太史黃弘歎曰燕必中興其在
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汲郡晉之郡名今為河南衛輝府趙狄曰天道在
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為秦有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温廢帝
陵按謚法平易不訾
曰簡慈惠愛民曰文

辛未

咸安元年

秦建元七年

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

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烏桓其先東胡種也
漢初匈奴冒頓破康

桓温
而莫

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以為國號烏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為
便也馮翊三國魏郡名北地漢郡名丁零即先零北狄種名其國在秦
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餘里新安○十月大司馬温恃其材畧位

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

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

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

温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

以鎮恆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伊霍事
注前庶以

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遂以為然遂與之定議○十一月温自

廣陵詣建康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即皇帝

位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

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温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温固辭

但温
廢立

王猛
治秦

仍請還鎮姑熱姑熱古郡名今直隸人平府是○十二月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乃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壬申二年秦建元八年七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秦以王猛為丞相

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

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素乃尸素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

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弑壽三十五葬隆平陵按蓋法剛強直理

武曰

桓溫
入朝

癸酉建康元年秦建元九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

坦之迎于新亭新亭在應天府城南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

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

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慄失色温之坦之流汗沾衣

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帝笑語移曰祁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

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祁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

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

胡致堂曰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聞故君子欲早有譽于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

魚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桓溫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

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

類後此二十年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觴神器朝士惕息之態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敵已然意象安閑不為

少攝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擗龍馴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器乃爾故人在核實而已矣

○三月溫有疾還姑熱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弟冲鎮其衆湏臾冲稱

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

桓冲
蓋忠
王室

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秦兵入寇梁益梁益二州名

漢中府益州今遂取成都

甲戌二年秦建元二月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基功之慘謂有周

服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

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乙亥三年秦建元六月秦清河清河漢武侯王猛寢疾上疏曰伏惟陛

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八郡十居其七平定蜀有如

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

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

○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

言晉傳蜀漢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鮮卑謂慕容氏西羌

王猛勸勿

我之仇敵終為人下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

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景畧王猛字也

綱目斷曰凡仕夷者皆以死書而猛獨書卒何原其心也猛負高世之資生亂離之世不得已而仕秦蓋惓惓然以中國生靈為念觀其臨終秦王訪以後事猛謂正朔相承一言其深明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也歟表而出之以為不幸而仕夷者之法然既予之而不書其官何不書秦官以見仕夷非其得已也

丙子太元元年秦建元五月涼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親

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荀萇姚萇將兵伐之涼州郡縣悉降○十月

秦王堅遣唐公洛將兵十萬擊代王什翼犍奔山陰之北部眾逃潰

國中其孫珪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民分為二部

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

丁丑二年秦建元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

秦威秦威

秦威

謝安

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却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遠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真西山曰夫採玉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仕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讐則棄於親則嫌安也苟見於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祗舉其子祗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脫然於俗見之外若趙克國於帝求取名將而曰魚輪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會役立功之機而忌以清邊之烈分於人哉亦真見邊事多艱而不敢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子論之曰奚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晉

已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靖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道而謂其文雅過之

劉屏山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梟獲峻之首謝安當祖安之時歷仕三朝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苻秦之勢二人功業累相當也然導簡素寡慾而安於其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立功而安於海內之慶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為

秦謀

符融

何如

壬午七年秦建元十八年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太極殿唐西內正殿議也在陝西西安府城中

曰自吾承業垂王十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

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衆

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魚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陽平公陽平曹魏郡名今大名府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

國魚鱉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其明其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

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不

以故通鑑大全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及問

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衽衣衿也夷狄之俗左其衽○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壽陽今直隸壽州癸酉克之將軍梁威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洛澗水在洛陽融融在洛陽以過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序先為襄州刺史為秦所執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威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楊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八公山在直隸鳳陽府壽州肥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時州南王安與其賢客八公俱

皆風鶴

登此山山名今山有安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弱也融故墓及石上有人馬之跡也始有懼色武音秦兵逼淝水而陳淝水源出鳳陽府宿州龍湖東流至宿遷縣入湖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後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堅中流矢單騎走中竹仲反

六朝不能混一

傷也飛矢

李舜臣曰蜀漢之中古未有與王之迹也而漢高祖起自南鄭以取關中樊鄧之間古未有中興之迹也而漢光武起自南陽以定河北而况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于鉅鹿其材之富厚足以復唐祚于吳武然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喻有赤壁之勝祖述有蕪城之勝諸袁有彭城之勝桓溫有朝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開中之勝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剋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使六朝君臣素不併吞之志先定規模于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于既勝之後則千乘萬騎起自江東而不足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嘗有進取之心而預為必復中原之計是以一旦乘機會而倉皇失措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符堅養兵于秦中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志則誇矣而兵始一交全師潰敗相與枕藉于淝水之中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以濟符丕之餓明不能西關喻鄴以為混一之助夫淝水百萬志欲何為幸其天敗僅日率一軍于關陝以為符堅之助夫淝水百萬志欲何為幸其天敗僅

慕容垂不堅

盡力困不奮兵以勦除之乃舉國之大懼付之相忘之域豈不深可惜哉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假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

張氏曰天理之在人心中者同耳是故恩怨報施未嘗無也燕慕容垂避于秦秦主符堅樂受而任之感恩當何如但秦逐燕則燕之心必有戚戚然者蓋嘗不忘燕也後符堅敗於伐晉有勸垂因此可以除堅復燕祚語事幾亦宜垂則不肯曰彼赤心投我晉日又復思我我何害之如氏運方窮吾當懷集關東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聽夫不肯害堅者非自失也正以報前日鄒迎執手之德堅於喪敗時得不害亦足報矣何以使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置碁上無喜色問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

慕容
不可
縱解

之折○秦王堅收集離散北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
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
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
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畧過人世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
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鷄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
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
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
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
聽○秦乞伏國仁反於隴西衆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安陽縣名屬河南彰
德府長樂公丕長樂晉郡名今為冀州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
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

慕容
垂稱
燕在

甲申九年

秦建元二十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

正月

容垂自稱燕王遣田山如鄴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以弟德為車騎
大將軍封范陽王帥衆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於鄴人衆至
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將兵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
賊群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進攻鄴不退守中城○秦北地長史慕容
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平
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秦將姚萇起兵於北地姚
弋之子自稱後秦王○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慕容泓
泓衆至十餘萬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盖殺泓立冲為皇太子承制
行事置百官○八月燕兵圍秦長樂公丕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
餉馬燕王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

慕容
泓等
起兵

姚萇稱後秦王

通鑑卷之六十一

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

開拓中原以謝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

守晉陵晉即名今為滕恬之渡河據黎陽縣屬直隸大名府○燕王

垂復引兵圍鄴不進退路窮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碭礮碭礮五勞反礮礮

城名今濟滑臺後魏置東郡又改滑州不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率

眾二萬救鄴不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乙酉十年秦王符丕天安元燕二後秦白崔三年○西燕主慕容冲更

凡五借國正月慕容冲即帝位於阿房是為西燕阿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四月劉

牢之至鄴燕王垂邀擊大破之坐軍敗徵還○五月西燕王冲攻長安

秦王堅身自督戰飛天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

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誠書云帝出五將父長得乃留太子丕守

安寺

慕容冲稱西燕

長安遂出奔五將山五將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後秦王苻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

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

幽於別室苻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

漢縣名魏晉因之今為州屬西安府○燕王

溫公曰論者皆以為秦王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為不

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

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

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朝失馭而角

立為患理固符氏之疆也氏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朝失馭而角

信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如非至明能如

此其所所以敗亡也夫

秦王
不立

大保安薨以琅琊王道子錄尚書事○長樂公不在鄴將西赴長安入
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十二月燕王垂始

定都中山中山今為定州即皇帝位○呂光自稱涼州刺史○乞代國仁乞代國仁

隴西鮮卑人其世如弗斯驍勇善騎射諸郡推為統主號乞伏可汗
傳子至裔統司繁為符堅將王館所製部眾叛降投統司繁亦衛統降

堅署為兩軍于雷之長安司繁死國仁代之自稱秦皇二州牧秦河二州名

丙戌十一年秦王符登太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

涼王呂光大安元年舊大國四外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

○西燕左將軍西延殺燕王冲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慕容永襲段隨破

之帥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眾推永為河東主於是長安空虛○四月

後秦主萇自安定安定今為平涼府屬陝西入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秦立子興

為皇太子○九月西燕慕容永擊秦王不於鄴殺之永遂進據長子張

漢縣名屬山西潞州即皇帝位○十一月秦南安王登不之發喪行服乃為壇於

隴東隴東後魏之郡名今為隴州屬陝西鳳陽府即皇帝位

丁亥十二年秦建初二年燕建興二年後秦建初三年魏登國二年拓跋珪改稱魏王

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年燕建興三年後秦建初三年魏登國三年呂光即三河

王位三河王謂河南河內河東三郡之王也

已丑十四年秦太初四年燕建興五年後秦建初初帝既親政事威權

已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

夕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貴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

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胡致堂曰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

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己見其君之賢而願事焉

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於退管寧是也斥逐

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勝是也魚罪而被譴君初無悔

道子
亂政

拓跋
珪稱

桓玄
負才
怨望

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昭是也遠是則皆冒利而貽患者也謝安石
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專自魚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
在安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為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
講讀以二帝三王之成糾繆而綱論思獻納又擇剛直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
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綱論思獻納又擇剛直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
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于僧尼
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弱其道無從矣
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魚教導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不
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戒裂而鹵莽也故雖
建功清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士所宜知也

壬辰十七年秦建初七魏登國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
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直隸宜
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胡致堂曰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
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以譏晉
政之魚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
勢所以處之使魚失富貴斯已矣而吳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
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智道子也
酒荒怠不以事幾為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癸巳十八年秦建初八魏登國八年後秦主苻興太子興即位

甲午十九年秦王符崇延初元燕建興九後秦主姚興皇初元魏秦主

登聞後秦主苻登盡眾而東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

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秦太子崇奔湟中

帝位○十月崇為涼王乾歸所殺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西秦

王○燕王垂攻西燕執西燕主永斬之

乙未二十年燕建興十年秦皇魏主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燕王

垂遣太子寶璠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伐魏珪縱兵擊之燕兵死者

以萬數太子寶璠等皆單騎僅免

丙申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秦皇初三四月燕王垂卒太子寶

即位○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以世子紹為太子○魏

群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九月

帝崩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釀首濟沉川而能耀也東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于既世補穹圖於已祭事異於斯則弗白也簡皇以虛白之資在屯如之會政由恒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墮于時西輪翰而騰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魁彊氏自忒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善斷軍事于時上乃春弗喪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賊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元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飛千鵬于長夜雖復昌明表裏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凌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蜀符堅百六之秋亦人語曰大國之政未凌夷小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秋亦人語曰大國之政未凌夷小贊曰君若綴流道非交泰簡皇疑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姦維自消燕之擊路鄭叔分無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周胡致堂曰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於于天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

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復奪之以召蕭鎮之亂身既廢徒國亦隨來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為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禍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燕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末流之若此也

○魏王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自常山以東守塞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

安皇帝 名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年劉裕繼

丁酉 隆安元年 燕永康二秦皇初四魏業神聖元年○南涼王秃髮烏孤

京小國二新小國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其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

據新市 新市漢縣名故城在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

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

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 義臺在真大破之麟

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麟至鄴復稱趙王

戊戌二年燕王慕容盛建平元年○舊大國三西秦涼南涼北涼小國四新燕王慕容

八借正月慕容麟說范陽王德南徙滑臺滑臺在魏郡之北

取鄴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慕容麟字元明號少子也

也○燕王寶卒長樂王盛即皇帝位○十一月魏王珪即皇帝位改元

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己亥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共始元魏天興二年○魏王珪置五經博士增

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南燕王德引師而南北鄙諸郡皆降之遂

定都**廣固**○魯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

島海島即海門島在梅州府通海帥其黨殺上虞令上虞縣名屬浙江遂攻會稽於是會稽

及東陽新安會稽郡今紹興府東陽郡屬新安郡今徽州府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

朝野東加魏五博士

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

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

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州所據以西皆豫

州所專京口京口鎮名即今鎮江府及江北皆劉宋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

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

盜起盜起言其眾也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懼竊發於是內外

戒嚴加道子黃越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

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軌行士曰謝琰與牢之轉聞而

前所向輒克○初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禡

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數千

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崖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攻殺數人

劉裕禡蒲

乃得登岸乃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其衆劉敬宣恠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

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至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殷仲堪時

荆州刺史恐桓玄跋扈乃與王佺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殺之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三州朝廷不能違○涼王光卒太子紹即位太原公纂殺

之而即天王位纂嗜酒好獵隆安三年呂超殺之而立庚子四年燕長樂二秦弘始二年魏天興三年○南燕建平元年南凉王秃髮利鹿孤建和元年○西凉公李暹康子元年○是歲西秦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秦弘始三魏天興四年○正月武威王利鹿孤稱西河王弟禱檀立自稱南凉王北凉王沮渠蒙遜殺凉王業

自稱凉州牧○燕王盛卒熙即位

壬寅元興元年燕光始二秦弘始四魏天興五年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玄大驚欲完聚

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士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

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玄至新亭新亭在江寧縣南十里附近江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令放仗謂呼令放軍人皆崩潰玄

入京總百揆揆度也百揆揆度庶政之官元顯及東海王彥章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布劉牢之北走至新安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

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小安

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並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

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並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

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孫恩赴海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爲王

癸卯二年燕光始三秦弘始五魏天興六年九月冊命玄爲相國總百

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十二月玄即皇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座

而床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辛亥

遷帝於尋陽

甲辰三年燕光始四秦弘始劉裕從桓脩入朝玄謂王謚音密曰裕風骨

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

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

乎定然後別議之爾○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復興晉室劉毅

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無非英雄也毅曰

所見唯有劉下邳裕爲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議○二

劉裕
之一世
之維

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

著傳詔眠稱敕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衆狗行也推裕爲盟

主玄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

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貨貨與甌同容一石言積也擣蒲一

擣百萬擣蒲博戲也其詳載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陣並進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

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燦天燦甲逆反鼓譟

之音震動京邑諸軍大潰玄帥親信數千人走趨石頭裕入建康百官

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

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弛廢也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

窮感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遠舛舛反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

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

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胡致堂曰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以奉法禁百姓耳目為之一新兄大有為者乎盡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盡故盡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盡當為而不為又從而盡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盡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不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

○四月劉毅何無忌等襲破尋陽城桓玄拔帝輦舸西走入江陵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

胡致堂曰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少康以賤之為訓成湯以不殖為賢伊尹以狗之為刑盤庚以總之為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升而實憲深冀董卓之戒其貨財至不可彈數小人所以如賢富能者

擅國而饗富貴者本心為此而已其好之也虞人亦好之而謂清必與我同好清上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胸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靈寶貪欲無厭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乃已亦好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汗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刃在前袖冠導以與之謂人所好與已同謂王之貴甚於死其真頑不靈一至於此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與比故末流於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乎

○魏王珪置六謁官準古六卿文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

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鳥鳴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

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乙巳義熙元年燕光始五秦弘始七魏天賜二年南三月帝至建康

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四月裕還鎮京口八月南燕王德卒兄子超

辭位

丁未五年秦弘始九魏天賜四年燕主高雲正始元年南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二小國四新小

國二凡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王興見而奇之使鎮朔

方父之復叛秦自稱大夏天王

戊申四年秦弘始十魏天賜五年秃髮檀稱涼王

已酉五年秦弘始十一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元

塞大峴之險大峴名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

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愛財曰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木苗

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拘久不過進據臨胸音胸臨胸今益都府臨胸縣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

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

糧棲敵人無遺之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胸燕大

虜已入吾掌中

劉裕抗燕

國二凡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王興見而奇之使鎮朔

方父之復叛秦自稱大夏天王

戊申四年秦弘始十魏天賜五年秃髮檀稱涼王

已酉五年秦弘始十一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元

塞大峴之險大峴名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

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愛財曰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木苗

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拘久不過進據臨胸音胸臨胸今益都府臨胸縣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

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

糧棲敵人無遺之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胸燕大

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道還廣固裕乘勝逐北北乃陰方至

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

者日以千數○魏清河王紹弒魏王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

迎嗣殺紹即皇帝位嗣珪之長子也是

庚戌秦弘始十二年魏永興二年是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

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怒廣固久不下欲坑之以妻

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魚援疆則附之既為君

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

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蘇復生也謂后裕改容謝

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夷平之也城隍

西北無復來蘇之望

城隍水送超詣建康斬之

劉裕
曾姚
不如

溫公曰晉自齊江以來威靈不克戎狄橫鶩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降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循從之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引兵還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

胡致堂曰徐道覆為盧循畫策魚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為而強為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故曰師必有名兵出魚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以誅君側為名猶不克濟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為之驅馳豈不計百於事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州毅兵大敗○五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

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若回泊西岸此

成擒耳十二月裕帥眾軍齊力擊循循兵大敗走趣豫章收散卒徑還

番禺番禺縣名因縣有番禺二山故名屬廣東

○七年秦弘始三年四月盧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

○九年秦弘始十五年魏永興夏主勃勃以此干阿利領將作大匠此

代北覆姓也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阿利

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

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

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謂古人氏族無常改姓赫連氏

乙卯十一年秦弘始二十七年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帝位○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裕以劉穆之為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

如决之

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賓客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求訴百
端内外諮直盈塔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
參涉悉皆瞻舉○八月丁巳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

道並進○九月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進過洛陽克之
丁巳十三年秦永和二年魏常泰二年西涼公李歆嘉五月魏主嗣問

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聖對
曰勝之聖藉父兄之資備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

易以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塔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比禽慕容超
南景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篡其

主関中軍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秦地有函谷
以為險固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

王猛
符仲
劉裕
司馬
之曹
操

同適足為寇敵之資爾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
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
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
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七月辛丑裕至潼関秦王泓使姚丕守渭
橋王鎮惡大破丕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單馬還宮矣將妻子群臣
詣王鎮惡壘門降

舊古錄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
保其耆艾豈非忠信之福也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
適晋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襄其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
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與承
父之志奄有関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
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繹經拜嘯及弘繼世骨肉内難寇敵外
不尚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胡致堂曰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
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

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侍軍嚴厲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
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為藏以
焉落之才為懼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
厲專精變而為驕怠貪邪莫覺莫悟死于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
矣可不
成哉

○九月始太尉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士皆又後思歸會劉穆
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桂陽公屬湖廣道義真
為都督義真三州諸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為司馬鎮惡功
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
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
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爾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
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鎮惡

溫公曰古人自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
田子有後言是謂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
失之造次使豐部之復輸寇手苟

胡致堂曰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
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籍以威聲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
焉既納田子蓄言且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
而沈傳諸人權均而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脇服于內遂其篡位之計耳
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權於外以脇服于內遂其篡位之計耳
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
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甯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

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十陵謂長安陵也是公家墳是公家墳

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

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

勉與之居十二月裕發長安直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夏王勃勃

聞太尉裕東還大喜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
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爾不暇復
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墳帥騎二萬
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

戊午十四年魏泰常三年正月赫連璜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踞沈

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心俱出北地以拒夏兵田

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故仁斬之弘

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

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璜兵乃退○六月宋公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

○十月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裕聞之召義真東歸以朱

齡石代鎮長安赫連璜帥眾三萬追義真力戰連日晉兵大敗義真僅

得免歸○十一月齡石奔潼關為人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勃勃即皇帝

位于灊上都統萬統萬鎮名今為延安府屬陝西道集覽云夏主赫連

勃勃築城於朔方即北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

王歆之與帝左右密謀弑帝而立琅琊王德文戊寅德文即皇帝位

胡致堂曰聞有閔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為已國

者仁言則無則隱以義言之則魚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

言為功以得為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

道衰上魚過愚揚善之八下無仕節以終亦不顧也帝王既遠聖人之

相推相奉怨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共許國之無卷而太息也劉裕嘗

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司馬休之徒為晉蠹患而秦取之氣遂

而欲子孫永保用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和苟不

取矣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頭並傾朝政主昏臣亂
未有桓玄乘勢也雖有手揮或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
於是孫恩豈金行之政乃世遇師咸漢則孝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燻丹
臣孫恩豈金行之政乃世遇師咸漢則孝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燻丹
完會稽之侶率數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天運攸革
王微蓋猶高次影所張恭乃自然現其控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贊曰安承流而大盜斯張恭乃自然現其控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恭皇帝德文而安帝即位弟也初封琅琊王及劉裕廢安帝乃迎
恭皇帝德文而安帝即位弟也初封琅琊王及劉裕廢安帝乃迎

巳未

元熙元年

魏泰常四年

七月

宋公裕

進爵為王裕辭

胡致堂曰聖人制辭讓之禮木於人心非偽為也舜受堯之天下讓
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偽
與已等也如不曰作偽何以其受而不終辭也臨利不苟從升高不
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升高不
受之法也小無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非行之太過則處之不及未
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兩世之具亦為中人設耳寧不受者上
也功逾於賞次也南燕禽慕容怒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率
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怒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率

不可奪者及取奉之舉初得維京即諷朝廷加已九錫詔命既頒則
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為王地已逼矣而喬讓之態若然如
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
偽而干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于行詐謂可以寵固世人
料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也
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瀾漫河洛薰蒸岱華
宮闕蕪沒陸廟燬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遜居江表天下上民有思晉
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後蜀明帝英武
克清大憝不辛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于虎狼之
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
亡不亦宜哉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

史微通鑑大全卷之下一終

